

明清蜀道、明代石碑、明蜀端王陵…… 4668处“四普”新发现更新四川文物地图

全国第六

四川“四普”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4668处，数量居全国第六

重磅发现

明蜀端王陵现身，陵前首次发现大型建筑

4月，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第二阶段进入收尾之际，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前往“四普”工作一线，在山林荒野间感受四川“四普人”平凡又充实的一天。在广元市剑阁县的苍翠古柏间、成都市新津区精妙绝伦的壁画侧、成都市锦江区的明代蜀藩王墓前，他们讲述了与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相遇时的奇妙经历。在日复一日的行走中，摸清文物家底的责任和信念，在一代又一代文物普查工作者间流动、传承。

从蜀道的苍苍古柏，到近千年古刹的数字采集，以及明蜀端王陵的现身……在四川“四普”过程中，无数诸如此类的新发现，正不断更新蜀地文物地图。据了解，截至目前，四川省“三普”不可移动文物已全部复查完毕，共计65231处，复查率100%。“四普”调查新发现4668处，数量居全国第六。



明蜀端王陵墓室中精美的龙形浮雕。



“四普”普查队员傅玉斌（左）与严江浙在剑阁道上。

1

掩藏在古柏与田野间 明清时期的蜀道被看见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叫作断背梁，是蜀道剑阁道南线的重要节点之一。而翠云廊剑阁道徐家垭至文林铺遗址，就是此次‘四普’中的重要新发现。”进入4月，剑阁县气温一时飙到了30℃。剑阁道沿线的古柏树遮天蔽日，记者与剑阁县文管所办公室主任傅玉斌、剑阁县普查队员严江浙一同行走在这条古老蜀道上。

2023年年底，国家文物局将蜀道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并结合“四普”统筹配置开展工作。眼前的这段蜀道剑阁道，正是2024年开展“蜀道考古”调查工作时发现的古道，并将其纳入了“四普”的新发现中。

“翠云廊剑阁道徐家垭至文林铺段，非常原真地保留了明清时期行道古柏及土石路面。”傅玉斌介绍，如今这条古道掩藏在田野间鲜有人问津，但五百多年前，这里曾熙熙攘

攘，行人络绎不绝。这条连接剑州古城（今剑阁县普安镇）和阆中古城的道路，相较于翠云廊金牛道段，人为干涉较少，尚保存着比较古拙的面貌，对人们深入了解蜀道全貌，提供了更为翔实材料支撑。

“我们今年1月在剑阁道进行了数据采集等工作，发现沿线断续分布一级道路31.2公里。其中，徐家垭到文林铺这一段长达19.61公里的古道保存较好，其路面较为原始。”严江浙介绍。这位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的“95后”，刚参加工作不久便迎来人生中的首次文物普查。

去年以来，严江浙与参加过“三普”工作的傅玉斌一道，在剑阁走访了多个历史遗址，精准记录下文物的形状尺寸、保存现状、地理坐标……他听前辈说，以前做文物普查靠眼看、手摸、笔记，而现在数字化手段被大量运用。“虽然普查手段变了，但我从普查前辈那里学到的对于文物的责任心和敬畏之心，这两点是不可以改变的。”严江浙说。

2

构建数字化档案 “成都标准”下的新津观音寺

川西平原，南河之滨，坐落着一座小而美的古刹——新津观音寺。观音寺创建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史载称其有一百零八重殿宇，规模宏伟。历史上，观音寺几经毁损、重修，如今仅存明代建筑毗卢殿、观音殿及清代的山门、弥勒殿、接引殿等建筑。其中，寺内保存完好的明代佛教十二圆觉壁画，堪与北京法海寺和山西永乐宫壁画媲美。

清晨时分，阳光还未照进

古寺，观音殿前的空地上摆放着一张大桌子，新津区的文物普查工作者正俯身趴在桌上，用铅笔细细勾勒出这座古建筑线条。清风拂过，铅笔划过纸面沙沙作响，为古寺更添一份静谧。

“观音寺是此次普查的重点点位，我们通过完整全面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了一套观音寺的数字化文物档案，也会把这一成果用于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中。”新津区文保中心主任颜斌告诉记者，观音寺数字化采集工作前后持续了近一个月，采用了高清影像图拍摄、三维扫描、全站仪特征点控制、全景摄影等方法，收集到了寺中院落三维点云模型、建筑三维点云模型等数据。

毗卢殿中，还有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壁画《香山全堂》，这幅壁画与十二圆觉壁画绘制于同年，也就是明成化四年（1468年），但又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进行了重绘，所以呈现出明显的清代风格。如今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文物普查人员在清朝的壁画之下，还能看到一些明朝的内容。

而据成都市“四普”古建筑业务指导组成员蔡宇琨介绍，如此细致的数据采集，也得益于文物普查“成都标准”的制定。原来，成都市在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文物普查标准基础上，提出更细的技术要求，制定了文物普查登记技术规范，被业界称为“成都标准”。

“譬如我负责的古建筑这一块，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标准，需要建筑的平面示意图，以及表现其周边环境的环境图。但在‘成都标准’里，还规定普查图纸数量不少于20张。观音寺就做了全套的测绘，有各个单

体建筑的立面图、剖面图、仰视图等，还做了三维扫描的采集，深度和精细度比普通标准要高很多。”蔡宇琨说。

正是基于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新津观音寺才能与新发现相遇。颜斌介绍，在清末重建的龙祖殿中有一件明代的石碑，因增设隔墙遮挡了背面的碑文，造像碑的后壁并没有引起后人重视，“四普”时发现了碑后壁的《观音寺福田界至记》碑文，为研究明代佛教发展和佛寺建设提供了新的材料。

3

又一明蜀王陵“现身” 陵前首次发现大型建筑

如今，在成都平原之上，已有五位明代蜀王的陵墓经过了考古发掘，其中包括僖王陵、昭王陵等。随着“四普”工作的进行，又有一座明代蜀王陵墓现身，那就是——端王陵。

在炙热的阳光中，明代蜀端王陵及其陵前建筑遗存就裸露在锦江区柳江街道的一处建设工地上。现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三队的主任谢涛，向记者介绍了端王陵被发现的故事。

原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端王陵就已经“现身”且被当时的考古工作者们注意到，只是受科技手段所限，再加上周边自然环境急剧变化，所以之后未能寻觅到其踪影。直至2023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对项目所在区域进行考古勘探，发现了明代蜀端王陵及其陵前建筑遗存。

谢涛谈到，相较于僖王陵、昭王陵，端王陵的规模要小很多，但形制类似。走入墓中，能看到“双凤朝阳”图案的浮雕、绘有“花草卷云”图案的藻井，以及墓室内的龙形浮雕。“我们这次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就是陵前建筑遗存，这也是在明蜀王陵中的首次发现。”

顺着谢涛的指引，可以看到在拱起的砖石结构陵墓前的地面上，留下纵横的廊道和巨大的空洞。谢涛表示，虽然陵前建筑的房屋未能保存下来，但是从现场遗存中能够得知，陵前建筑为平面呈长方形的单体建筑，面阔5间、进深1间。同时，建筑前后有廊道，共发现26个柱础，柱础平面呈圆角方形，直径约1.3平方米，由红砂岩长方形条石铺底。

“从端王陵的墓葬本体、陵前的建筑等内容，我们基本上能相对完整地把陵园规模复原出来。”谢涛认为，明代蜀端王及后妃墓形制清楚，保存完好，陵前发现大型建筑，对研究明代藩王陵园布局和明代建筑形制有重要价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摄影报道



明蜀端王陵在“四普”中现身。